

偷石榴

通俗文藝出版社

目 錄

大方人	章 明 (1)
拔牙	章 明 (4)
空城計	王 變 (8)
借馬	劉 溶原作 (11) 楊學凡修改
二流子罵莊稼	甘 犁 (16)
三個凍死鬼	張繼樓 (19)
粗心媳婦	甘 犁 (23)
大老王	陳謙聞 (26)
狐狸吃葡萄	甘 犁 (28)
貪功的貓	李成林 (31) 老合家
跳蚤	阿 林 (32)
關公戴帽子	甘 犁 (34)
大搬家	王允平 (40)
偷石榴	王允平整理 (46)
繡鞋幫	蘇慶堂口述 (53) 蘇繼坡整理
公鴨段	張 珂整理 (58)
小兩口回門兒	王 鐵整理 (62)

大方人

章 明

說一個同志真希奇，
他又是大方又小氣。
說大方大把的票子不算啥，
說小氣一個線頭都捨不得。
三年前他買了一雙皮鞋真滿意，
穿到今天還是新的。
鞋油一天要打三遍，
皮鞋總是擦得锃亮的。
陰天出門他怕下雨，
怕的是锃亮的皮鞋沾了泥。
大晴天穿上皮鞋往外走，
抬腿邁步都仔細。
怕的是一不小心碰在石頭上，
碰壞了他那雙又黑、又尖、又亮、又方的
皮鞋可了不得。

（白）下邊有位同志說了，這位同志

還真節約啊！

別忙，您接着再聽下邊的！

再說他騎的那輛自行車，
今年春天還是新的，
上坡下嶺他不管，
坑坑窪窪他使勁騎。
到如今一副架子吱吱嘎嘎響，
兩個輪胎老撒氣。
人家勸他去修理，
“修什麼？一輛車子有啥了不起！”

（白）真大方啊！

有一天他穿上皮鞋把車上，
吱吱嘎嘎蹬的急。
猛然間只見一條小溝把路擋，
溝裏有水又有泥。
有心下車推着走，
濕了我的皮鞋可了不得。
罷，罷，罷，牙關一咬心一狠，
彎腰縮腿，日地一下子衝過去，
只聽叭噠一聲響，
把他摔了個嘴啃泥。
連忙爬起仔細看：
把自行車摔了一個碎碎的。

（白）架子散啦！沒關係！
他倒說：“摔壞車子是沒法的事，
只要皮鞋好好的！”
抱起右腿仔細看，
不由他眉開眼笑心歡喜：
“謝謝天來謝謝地！
我的皮鞋沒有怎麼的。”
抱起左腿再一看，
這下子他可着了急：
“我的天呀我的地，
皮鞋頭上碰掉一塊皮！”
汗珠子滴滴噠噠往下掉，
心裏像扎上針似的！
同志們聽了別納悶，
說穿了可就不希奇：
自行車是公家的，
皮鞋可是自己的。

拔 牙

章 明

張同志今年二十八，
只因爲牙疼去看牙。
到醫院掛了一個急診號，
有一位姓王的大夫給他來檢查。
張同志在這邊剛剛一張嘴，
王大夫他一看就說：“沒有啥。
你得的本是虫牙病，
要好就得連根拔。”
張同志聞聽連連把頭點，
手捂着腮幫子疼得他不把話答。
王大夫頭上戴起反光鏡，
順手就把鉗子拿。
張同志剛這麼一張嘴，
王大夫伸手就把牙來夾。

（白）“哎喲！”

“幹什麼？”

“疼！”

“拔牙還有不疼的嗎？”

“可……可這好像痛的不是地方。”

“我夾住你的舌頭了嗎？”

“不，不是舌頭。您好像夾的不是那一顆。”

王大夫一聽不高興，

放下了鉗子把話答：

“你這個病號不聽話，

給你治牙你還亂噓噓。

我治牙治了無其數，

手到病除人人誇。

上牙我拔了九千九，

下牙我拔了八千八。

哪個不說我技術高，

難道說：我就拔不了你這個壞虫牙。”

（白）“拔得了，拔得了。”

“這不就結了。”

“你只管大胆相信我，

該怎麼拔我就給你怎麼拔。”

（白）“是，是。”

“張嘴。”

張同志再這麼一張嘴，
只聽得嘎崩一聲拔掉了一顆牙。
王大夫弄塊棉花忙塞好，
說聲：“行啦，你回去吧。”
張同志捂着腮幫往回走，
疼的他兩眼不住冒金花。
哎！怎麼壞牙好牙一齊疼，
對着鏡子一觀察。

（白）“喲荷，我的娘啊！”

壞牙文風沒有動，
拔掉的一顆是好牙。
張同志怒氣冲冲上醫院，
找到了大夫就把言發：
“好大夫，你可把我害的苦，
爲什麼不拔壞牙你拔好牙？”
王大夫不慌不忙這麼一看，
笑嘻嘻的把話答：
“都因爲你治療當中不聽話，
因此上出了這點小偏差。”

（白）“這還是我的錯？”

王大夫聞聽把頭點，
笑嘻嘻的不慌不忙又喝了一口茶。
“再一說好牙備不住也要壞，

反正是早晚也要拔。”

（白）“有道理！
來，來，來，手術檯上你請坐，
這一回我保險不出差。”

（白）“好啊！”

“張嘴。”

“王大夫，我有個要求。”

“你說吧。”

“我滿口牙齒三十二，
請你全都給我拔了吧。”

（白）“都拔了？”

“嗯！都拔了！”

“那能行嗎？”

“行，我不吃飯了。”

王大夫聞聽說：“真怪，
爲什麼不拔壞牙你拔好牙？”
張同志說：“好牙備不住也要壞，
反正早拔晚不拔，省得我這輩子再長虫
齒牙。”

王大夫一聽把頭低下，
掏出手帕把汗擦。
怪只怪他粗枝大葉光自大，
才惹的人家諷刺他。

空 城 計

王 雙

有位先生本姓陳，
博古通今有學問。
生平最愛讀三國，
讀破一百零八本。
倒起順起背得出，
大事小事記得清。
數過張飛、關雲長，
他最佩服老孔明。
只要提起諸葛亮，
遍身上下都是勁。
指手劃腳直願說，
大聲武氣口沫濺：
“唉喲，諸葛先生誰能比，
神機妙算賽過人。
登台曾把東風借；
火燒赤壁定三分；

三計氣死周公瑾；
空城妙計更如神。
人要精明得學古，
常言無古不成今。”
老陳說到就做到，
居家行事都翻書本。
他說：“照着書做不得拐，
有書爲證才可行。”
那年元宵過佳節，
城裏過節鬧花燈。
老陳照書來辦事，
全家同樂都進城。
老婆當時就反對：
總要留人看看門。
老陳說你曉得啥，
安排巧計好調停。
前門後門大開起，
燒香點燭掛紅燈。
桌上擺起九斗碗，
屋裏燒上大火盆。
帶着家人進城去，
回家已經是早晨。
屋裏依然是原樣，

茅草都沒掉一根。
喜得他不住摸鬍子，
歡天喜地告四鄰：
“昨晚用下空城計，
訂計原本是孔明。
我用此計防小偷，
他用此計退雄兵。
好好好來妙妙妙，
明年依計照樣行。”
第二年，放花燈，
老陳如法把計行。
第二天，回家門，
屋裏偷得乾乾淨。
火盆燈燭沒留下，
連雙筷子都沒剩。
空空洞洞幾間屋，
陳老先生驚掉魂。
莫非我的書不熟，
爲啥今年計不靈。
倒背順背都沒錯，
什麼道理老陳至死都弄不清。

（根據民間故事改寫）

借 馬

劉 溶 原作

楊學凡 修改

有一個財迷王老七，
家住在黃河南岸大山裏。
新近他買了一匹好白馬，
起個名子叫“寶駒”。
他待“寶駒”真客氣，
每日裏勤餵勤飲勤刷洗。
誰要跟他把“寶駒”借，
就算碰了他的命根子。
他搖搖頭，笑嘻嘻，
口袋裏掏出一千七：

（白）“‘寶駒’今天不得勁兒，

拿着這倆錢雇腳去吧！”

不借馬還挖苦你，
還要顯着他大氣！
這一天他外甥來到啦，

（白）“舅！”

“什麼事？”

“借馬！”

“揣着駒哪，不能騎！”

“前天您還騎牠到城裏，
昨天您還騎牠趕的集，
今天外甥來借牠，
這麼巧，今天牠就揣了駒？
沒有要命的事情我也不敢借，
今天一定得把牠騎！”

（白）“你這麼有理啊！”

“我娘病啦！”

我娘得的時令病，
耽誤耽誤了不的！
我騎馬去把大夫請，
日不平西回家裏。
日頭不把西山落，
就把‘寶駒’送到您這裏。
外甥還有個小意思，
給您捎來下水和豬蹄！”
王老七把牙咬了好幾咬：
“好！好吧！借給你！”
他外甥牽駒往外走，
王老七把眼淚都嚥到了肚子裏。

外甥見他眼圈紅啦：
“舅啊，您先不要着急，
我娘的病啊，大約不會怎麼的！”
外甥還當他把骨肉來掛記，
哪知他疼的是“寶駒”啊！
外甥扳鞍上了馬，
飛奔城裏走的急。
王老七忽然想起話幾句，
追在後頭把話提：
“路上只揀平地走，
上坡下崗可別騎。
前腿骨可別着鞭子打，
要打屁股可輕輕的。
餵馬要用嫩青草，
黑豆要拌一斗七。
餵飽時千萬不能跑，
剛飲過千萬不能騎，
拉糞得找塊乾地方，
撒尿撒在平地裏！”
王老七由頭至尾喊一遍，
他外甥早走的影子都不見囉！
王老七晌午盼到日頭歪，
日頭歪又盼到日平西。

日落西山也未吃飯，
坐在門口望“寶駒”。
月出東海星星密，
他坐臥不安打噴嚏：

“啊——涕！”

“準是出了什麼事！
‘寶駒’一定有了差池！”

鄰居老頭開玩笑，
隔着院牆把話提：
“方才聽見人說的，
老七的外甥出事哩，
‘寶駒’掉在了山澗裏，
你說可惜不可惜！”

老七一聽頭發脹，
眼冒金星心發迷，
咕咚一聲倒在地，
吓壞了王老七罐子他的妻。
窩、灌、捶、砸全沒用，
昏迷不醒鬧了一宿！
一直鬧到天明亮，
外甥牽駒到了院裏。
未進院子就吓了一跳，
北屋裏哭的嗷嗷的！

牲口棚裏拴好了馬，
走進屋，桌上放下下水和豬蹄：
“這位大夫真叫怪，
非要騎馬進城去。
回到城裏抓了藥，
到家已是三更半夜裏！
我舅帖記我娘有好歹，
你看急的這個樣子！”
猛聽得“寶駒”啾兒啾兒地一陣叫，
王老七吐了口黏痰擦眼皮，
看了看外甥沒說話，
看見了下水和豬蹄。
精神一長忙坐起，
連誇外甥有出息：
“你說日不平西送回來馬，
他舅母，你看這日頭不是高高的？”